

隱喻在俄語語義新詞形成中的角色*

彭桂英*

摘要

隱喻分為藝術創作的隱喻及語言的隱喻，藝術創作的隱喻屬於美學範疇的詩學研究，而語言的隱喻則是語言學研究的綜合問題，與詞彙學、語義學、稱名理論、心理語言學、修辭學等密切相關。

語義新詞形成的主要途徑是隱喻化，其中以稱名為目的的語義新詞，無顯著的評價特質，稱名—認知隱喻中，又以功能相似的隱喻為最能產的隱喻轉義。而經由表情隱喻形成之語義新詞則具有鮮明的表現功能，也具有正面或負面的評價特質。同時表情隱喻由語義成素：形象性、評價性、密集性同時或個別作用而組成；具有表情隱喻的語義新詞多被使用於政論語體、口語及行話中。

關鍵詞：語義新詞、隱喻化、稱名—認知隱喻、表情隱喻、形象性、

評價性、密集性

* 本文 2003 年 5 月 26 日收件；2003 年 6 月 11 日審查通過。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語義新詞是俄語詞彙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語義新詞通常以兩種方式出現，一種是詞內語義派生，另一種則是詞外派生的結果。兩種語義出現方式的數量差異，取決於語義理據性（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сть）及新詞義是否由原詞義推論而來。而大多數的俄語語義新詞是由詞內語義派生而來，它是詞的重新理解，是在新的稱名功能中，使用語言中已經存在的稱名法，此種構詞類型的特色在於詞的新義及過去歷史意義間必然存有的關係，此一過去歷史意義是作為派生語義新詞的原型。詞義派生的途徑有：隱喻、換喻、詞義擴大、詞義縮小、語義轉移等；其中隱喻是最能產的派生途徑。

隱喻在語義新詞的形成過程中之重要性可見一斑，但隱喻實際作用的研究在國內卻付之闕如，故本文試就隱喻的類型加以分類、分析隱喻在新詞義形成中的實際運作；透過分析更瞭解新舊詞義間的關連，期能有助於俄語工作者、學習者更明確而詳盡地了解新詞詞義，有效掌握新詞的用法，並藉以拋磚引玉，引發國內學者對語義新詞相關研究的重視。

二、隱喻的概念與類型

隱喻是語言中的共通現象，其共通性顯現在語言及其功能結構上。隱喻的發生是人類思維的深層特性，「...隱喻的發生不只是因為需要它，而是因為沒有它行不通，它是人類思維及語言所固有的。」¹當代學術研究中特別強調二種隱喻，一種是藝術創作的隱喻（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оэтическая метафора），一種是語言的隱喻（языковая метафора），藝術創作的隱喻是詩學研究的一種基礎美學範疇，語言的隱喻則是在語言中自然發生的，是語言學研究的綜合問題，並與詞彙學、語義學、稱名理論、心理語言學、修辭學等密切相關。

由於語義新詞是次生稱名（вторичная номинация）的結果，而隱喻化（метафоризация）的過程是以新單位增加俄語詞彙稱名的一種現象，因此隱喻是創造語言單位新詞義的過程，而隱喻意義是次生稱名的通用方法，其目的在形成新詞義，藉由已知事物、概念某一特徵或

¹ Гак В. Г. Метафора: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е и специфическое. // *Метафора в языке и тексте*. М., 1988. С. 12.

某些特徵之類似而形成新詞義，以表示新事物、新概念。

形象 (образ) 是隱喻的基礎，帶有該形象特性聯想的內在形式，「任何一種隱喻在形成期就是形象，因為隱喻形成的原則及表現方式就是形象化的」²，形象在隱喻基礎上，是一個特徵或一系列創造新詞義相關的特徵，也是原詞義與隱喻詞義間的語義中介。А. А. Потебня 深入研究隱喻的心理本質，認為隱喻是統覺 (анперцепция) 的現象，統覺是「在新思想形成中有已知的概念參與」³。統覺的方法是兩種事物及現象間的中介環節，透過共同的特點，共同的語義成素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онент) 將原義及隱喻義相連結。

語言隱喻的類型學或是與隱喻化發生時語義過程的特質有關，或是與隱喻功能的負載有關。在隱喻化發生時語義過程的特質基礎上，В. Г. Гак⁴ 建立自己的類型學，他將隱喻分為全部派生原詞義的完整隱喻 (полные метафоры)，及不完全派生原詞義的部分隱喻 (частичные метафоры)。

依據語言隱喻的功能類型，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分隱喻為：(1) 稱名的 (номинативная) 隱喻；(2) 形象的 (образная) 隱喻；(3) 認知的 (когнитивная) 隱喻；(4) 普遍化的 (генерализующая) 隱喻。В. Н. Телия 依據功能意義將隱喻分為四種類型：(1) 指示性的 (индикативная) 隱喻；(2) 認知的隱喻；(3) 評價的 (оценочная) 隱喻；(4) 評價—表情的 (оценочно-экспрессивная) 隱喻⁵。

本文所研究隱喻化的語義新詞，在功能意義上有二種區別：一種是新意義的產生在於客觀現實新事物、新概念必須命名或是已存在現實世界之客體重新命名的需求；另一種是新意義受詞彙情感—表情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экспрессивное) 的需求所制約。由於此種功能性的不同，因此本文將隱喻化的語義新詞分為：(1) 稱名—認知 (номинативно-когнитивная) 隱喻；(2) 表情 (экспрессивная) 隱喻。

² Опарина Е. О.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метафора. // *Метафора в языке и тексте*. М., 1988. С.72.

³ Потебня А. А. *Эсте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Сб. М., 1976, С.126.

⁴ Гак В. Г. К проблеме общих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законов. // *Общее и ром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 1972.

⁵ 有關各隱喻類型之詳細內容見：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функции метафоры*. //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 лит. и языка*. Т. 27. 1978. № 3. С. 251-262; Телия В. Н. *Метафоризация и ее роль в создании языков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 *Рол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фактора в языке: Язык и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М., 1988. С. 173-204.

三、稱名—認知隱喻

稱名隱喻的本質在於增補新事物的名稱，在類似的基礎上，名稱的轉義由一個客體轉到另一個客體。認知隱喻則是在非物質的現實領域中形成新的意義，導致抽象意義的發生。因為除了命名新事物或現實中非事物客體外，也同時需要定義概念，故而新意義創造的過程中常同時兼具稱名及認知隱喻；所以稱名隱喻和認知隱喻歸根究底作為現實世界新客體的符號標誌經常是沒有區別的，故本文使用稱名—認知隱喻的概念。

稱名—認知隱喻是透過形象進行的，如同隱喻的任何一種類型，它是建立在聯想形象化的基礎上；並且在產生及最初作用時，操俄語者清楚地意識到它是語義二方面的形成。原始意義（исходное значение）的語義成素出現在此種隱喻中如同其內在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創造形象並非稱名-認知隱喻的主要目的，「隱喻給予語言的形象……其實是不需要的，詞亟欲擺脫形象」⁶。在語言之隱喻作用的過程中，隱喻形象化逐漸消逝，並擺脫語義的矛盾，而反映客觀世界的稱名功能與現實主觀的知覺並不配合，通常隱喻意義富表情的中立與此有關。

制約隱喻的特徵是一個或幾個原始意義語義結構內的區分義子（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ьная сема）或內涵義子（коннотативная сема）⁷的現實性。詞位（лексема）新詞義的形成是由於外部或內部的類似、共同的特性、特徵、功能及聯想的結果。

本文所收集的語言素材具有隱喻規律形式的有名詞、形容詞、及動詞；其中最高能產性的是名詞。

3-1 奠基在功能相似上的隱喻性轉移—最能產的類型

(a) 隱喻轉移類型「人→人」及「人→事物」

пираты（常用複數）一詞原詞義為「海盜」，新詞義為「盜版者」（在圖書、光碟的發行上）；該詞原詞義的區分義子是「掠奪」、「侵佔他人財產」，在隱喻轉移的過程中保存在新義

⁶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типы языковой метафоры*. //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 лит. и языка. Т. 37. 1978. № 4. С. 333.

⁷ 有關各類義子的功能與特性，詳見倪波、顧柏林主編，《俄語語義學》。上海：外語出版社，1995年，頁80-91。

中，此一新義在產生及最初使用時，因其內在形式的明顯性、形象化而具有鮮明的表情性。

名詞 *челнок* 的新義亦屬有「人」意義的新詞位（*неолексема*），*челнок* 原義為「縫紉用的梭子」具有「來回運動」的內涵，由於隱喻的轉移結果產生新的詞彙語義變體，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現於俄語中，表示「定期從一地批貨運至他處販賣的投機商—即大陸俗稱的倒爺」，該新詞義已收錄在一九九八年版的 *Ожегов* 《詳解俄語辭典》中，並加註記為俗語（*просторечие*）。

而詞組 *дети апреля* 表示「1985年4月蘇聯改革開放後形成的具有政治意識的一代蘇聯人」，類似的詞組有 *дети застоя, застойного времени*（停滯時期的蘇聯人）。

根據「人→事物」類型的隱喻性轉移形成下列語義新詞，如：*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先驅→上一個選項、舊模式）；*спутник*（同路人→企業的分支機構）等。

(6) 隱喻轉移類型「事物→事物」或「行動→行動」

сценарий 一詞原詞義為「電影的腳本」，新詞義為「預測、計畫、預見的進程、實現某事」；隱喻被理解實行是因為 *сценарий* 原詞義及新詞義的區分義子「實現的基礎」一致的結果。

詞組 *ок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中 *окно* 即具有功能相似的隱喻意義，*ок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表示「達成某事的方法途徑」，該詞組屬新聞用語。

某些耳熟能詳的名詞其隱喻新詞義是由範疇義子「行動」所聯合；如 *трансляция* 原詞義為「轉播」，新詞義為資訊用語，表示「程式語言的轉譯」；*смотрины* 原義為「相親」，新詞義則是「為講評比賽，預先觀察運動員的表現」。

此外，*вымывание* 及 *отмывание* 二派生詞具有相關的意義並表示財政經濟或社會現象。

вымывание товаров, услуг, людей（帶不贊成的語氣），新義為「縮減大小，數量（通常指生產廉價品對企業是虧損的）」，由動詞生成的 *вымывание* 的原義為「沖刷泥土、沖掉」，轉義的過程中改變了詞位的概念移動（行動→經濟或社會現象），同時原詞義中的區分義子「取出」、「遠離」在新詞義中轉換成「在大小、數量上縮小」。

功能的類似也有助於具隱喻義之詞組的形成，如：*отмывание денег*—洗錢（將非法取

得的收入，透過投資企業、公益支出或匯往國外等方法使其合法化)："Скандалы последних недель, связанные с *отмыванием* краденых денег за рубежом, блокированием счетов высоко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чиновников 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банках, связями московской верхушка с чеченскими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создал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Аиф., № 38.9.99, 2]

3-2 奠基在內在結構、組成成分、數量相似上的隱喻性轉移

語義新詞 *пакет* 使用在詞組 *пакет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документов, актов* 中，其義為「整套綜合的文件、公文」。*пакет* 的原義有二個可作為語義派生的基礎：(1) 一紙包東西 (2) 一包 (同類零件、建築材料)，若由第一義作為原型，則其語義新詞是隱喻性轉移的結果：(一紙包東西→綜合的建議)，共同的區分義子「完整性」、「聯合」。*пакет* 的第二義屬專門用語，在此情況下，新詞由技術專門領域轉移至官方事務領域，新詞義發生語義轉移的現象：零件、材料→綜合的文件，並保存了超義子 (архисема)「多數性」。此種由兩個詞彙語義變體作為新詞的生產詞幹 (мотивирующая основа)，證實了相關新詞義的雙重證據。*Пакет* 一詞已常出現於報刊文章中："Обсуждается *пакет*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ов—в нем, как утверждают, будут налоговые закон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ого рынка..." [Изв., 11.11.98,1].

3-3 奠基在特質、行動強度、結果類似的隱喻性轉移

подвижки (多用複數) 其新義為「在生活的政經、社會層面發展過程中，正面、成功的改變」。*подвижки* 原義帶有術語的特性為「冰塊、土壤小幅度的流動」，在去術語化及隱喻化的過程中，區分義子「在空間中改變位置」發生了作用，此義子在新義中轉變為區分義子「在解決問題過程中改變」；在此種情況下，新詞語義結構中表示行動程度「小的、稍微地」的意義是可有可無的。

3-4 奠基在位置相似上的隱喻性轉移

蘇聯解體後，有許多已被列為陳舊詞 (устаревшее слово) 的詞彙又再度成為常用的詞彙，如 *коммерсант* 及 *россиянин*，其中 *россиянин* 原義為「俄羅斯人」，在十九世紀及之前

的用法中，россиянин 在一定意義上與 русский 是同義詞⁸；россиянин 的現時意義是指「具有俄羅斯聯邦國籍的人」，此隱喻意義的發生在超義子「國籍→公民」的代換，及有共同的區分義子「住在俄羅斯」。

периферия 屬專門用語，原義為「外圍，如神經末梢」；新義轉為技術用語，指「電腦周邊設備」；詞彙單位由一種術語轉移至另一種術語，形成隱喻意義，體現其原義中之區分義子「遠離中央」，在新義中詞位概念移動（抽象概念→具體的事物），轉換成區分義子「附屬的設備」。

3-5 形容詞的隱喻性轉移

隱喻化在形容詞中較不能產，事物及現象特徵類似的隱喻性轉移發生在詞組 спальный район—「城市住宅區」上，此一新義的形成全靠 спальный 原詞義「睡眠的」內涵義子「寧靜」、「沒有喧擾」、「安靜的環境」等在新詞位中當概念移動時保存了自己的內涵狀態。

силовой 的新義具有功能相似的隱喻性轉移。силовой 的新義有二：(1) 表示奠基在有實力的行動上；(2) 與武裝力量有關。силовой 的原義表示運動方面的概念—與使用強大體力有關（силов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силовая борьба），詞位概念移動改變時，原義區分義子「使用強大的個人體力」轉為第一個新義的區分義子「體力的影響」。

силовой 的第二個新義是在詞彙語義結構進一步發展中出現的，此一新義是第一個隱喻新義換喻化（метонимизация）的結果，根據換喻模式而形成：行動的特徵→行動主體的特徵。

此外，也有可能 силовой 是經由生產詞幹（вооруженные）силы + ов(ой) 構成的。

3-6 動詞的隱喻性轉移

經由隱喻化而形成的動詞新詞相當少，且均由功能相似隱喻性轉移而來。如：раскрутить(ся) 原義是「使快速旋轉」；新義表示「在表演事業中經由建立個人形象、廣泛地打廣告，使不出名的演藝人員成名」。此一新義是在功能性類似及行動之強度類似的基礎

⁸ 有關 россиянин 詞義改變的歷史過程，詳見張會森，《九十年代俄語的變化與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19-20。

上形成的。

此外，отпустить 及 вымывать(ся)之新義也皆由隱喻化形成，表示財政經濟或社會現象：отпустить цены — 「經由政府的控制干預，終止或放寬價格監控」；вымывать(ся) товары, услуги, людей 等，表示「縮減生產廉價貨品」。

四、表情的隱喻

語言隱喻如同次生稱名結構，在語言中不僅執行稱名功能，並且具有與謂語位置相關連的評價功能。根據 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的觀點，評價功能是隱喻最首要的：隱喻既指出言語中的事物，又評定事物，「在尋找形象、個人化的方法或事物的、思想的細微差異之評價時，採用隱喻的方法」⁹。

在語義結構中隱喻的評價功能是作用在表情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сть) 的範疇，也就是語言單位語義修辭特徵的全部，此種語言單位在交際活動中，能扮演說話者對言語的內容或接收者主觀關係的角色。

我們將語義範疇與語言的表情功能相連結，人對現實世界感知的主觀角度如：情緒、意見、個人概念或集體概念的表示是表情的主要使命。

Н. А. Лукьянова 將表情依其組成成素在各種組合下分為：情感評價、形象化及密集性。

情感評價是語言語義層次的不變義子，與在實際行為層次上主體和「事物」價值關係的反映有關，有關事物的主體（個別或集體的）意見，藉由評價的機制反映¹⁰。在外部語言學層次，情感評價乃是某些客觀價值的主觀意見，此種意見出現不是邏輯的判斷，而是說話者的感覺、情感。

富表情詞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е слова) 體現情感的評價，以組成部分的形式進入評價詞的一般領域，在此領域中它們與智力的（邏輯的、理智的）評價相對立。但這種分法在語言中是有條件的，語言中邏輯意義與情緒意義兩個系統間，並無嚴格區分，他們彼此的區隔只是必

⁹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Указ.соч. 1978. № 4. С. 334.

¹⁰ Лукьянова Н. А. Экспрессивная лексика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семанти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6, С. 54.

要的抽象性，因此，在情感評價中有理智評價的部分，而理智評價在語言中也能具有情感評價。

富表情詞通常是形象化的，雖然它們在語言作用的過程中可能失去形象化。形象化是語言符號的語義特性，爲了評定所標示的客體及表達主體的感情評價，透過完整明顯的概念(形象)能夠表現特定語言外的內容；在意義的結構中詞的形象化組成它的語義成素。

富表情詞可以從密集性的觀點說明客觀現實的特點。密集性反映現象的程度，並與以詞所標示客體之質與量的評定有關。密集性作爲詞的表情成素，當它透過主體的知覺反映出，當它與主體的概念、情感關係、及主體所理解現象之評價相互關連時，是有其重要性的。

因此表情詞語義中密集性的義子或多或少與其他義子相關，包括情感評價及形象化，三者共同參與表情性的作用。但此種關連有可能是外顯的，也可能是內隱的。彼此互相關連、組成表情範疇本質的三種語義成素—情感評價、形象化及密集性，通常彼此顯現在各種組合中。因此，「研究表情性就像某些由一系列語言主觀被定位的功能交互作用，而得到的概括總和，這些包括評價的、情緒的、甚至是語言修辭的區別及說話者的語言辨別力。此種辨別力建立在語言本質聯想、形象的論據及其組合的規律性上」¹¹。

隱喻的發展是表情詞形成的過程中，生產詞幹評價—形象重新理解的結果；在語言中完成評價功能及具有表情性的詞彙，稱爲表情的隱喻。

表情的隱喻訴諸人的感覺、引起感受、尋找心靈的反響，也就是建立表情的效果。通常表情的隱喻得到修辭的地位，能夠指出新詞特定功能的修辭屬性。本文所分析的素材證實此種隱喻常見於政論及口語語體中，甚至行話中也有。

隱喻雙重功能是作用於政論語體中表情隱喻獨有的特點，除了情感的作用，此種隱喻也具有高度的稱名性。因爲新詞含有十足反映現實世界現象的語義訊息，由於稱名及表情兩種功能的重要性，此種隱喻可視爲稱名-表情隱喻。此種隱喻最終目的並不一定在假定建立明顯的形象，只是趨於增添表達表情的效能。

人類豐富及無限可能的聯想思維，對照各種不同的事物及現象，創造了形象的隱喻意

¹¹ Телия В. Н. Механизмы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й окраски языковых единиц. //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языке: Языковые механизмы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сти*. М. 1991. С.31.

義，此種情況下，表情隱喻經常發生於意義內涵成素作用的基礎上，「隱喻喜歡作用在理念

的領域，接受隱喻為詞的內涵意義，並且或多或少離開語言意義及邏輯概念的範疇...涵義

(коннотация) 具有情緒、外部語言學的知識、說話者的生活經驗、偶而的觀察、聯想、印

象、實用評價及詞義、概念意義的穩固。隱喻在已知的方面是兼容並蓄的：它接受任何種類

的理念」¹²。

在內涵義子基礎上形成的形象新義為數甚多，如：

- 1) электронный 原義為「電子的」，於詞組 *электронная точность* 中則表示「高準確度」；
- 2) акварельный 原義為「水彩的」，新義轉為「柔和的、安靜的」—(*акварельные интонации*)；
- 3) империя 原義為「帝國」，轉義為「龐大的財富」—(*газетная империя*)。

形象化經常伴隨著情感評價，兩者在表情詞的語義結構中是相互關連的，基於形象與情感評價成素緊密相關，形成下列詞彙的新義：

- 1) гранд—「西班牙貴族」→「在某領域獲得成功的名人」；
- 2) циркач—「馬戲演員」→「完成某事的高手」；

上述語義新詞具有正面情感評價，而具有負面評價的語義新詞也多數不少，這些詞彙經常使用於俚俗用語、口語及行話中，如：

- 1) соержанка (帶不贊成的語氣)「妍婦」→「受人參養的組織」；
- 2) *деревянные рубли* 表示「因通貨膨脹迅速貶值的盧布」，帶有諷刺的意味；
- 3) *припудрить*—「稍微上點粉」→「掩飾缺點」。

一系列隱喻新詞中最重要的是反映現象程度的密集性義子，在此情況下，密集性是表情成素經由情緒洋溢感知主體反映出。因此表情詞語義中密集性義子多少與感情評價及形象化有關。

語義新詞 *крутой* 即具有獨特的表情特點，常出現於口語中，並大量使用在政論文章中。

¹²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Указ. соч. 1978. № 4. С. 332-334.

如：“НТВ+ОРТ” гораздо *круче* CNN (заголовок) [Аиф., № 4.1.2000,2]。密集性義子被反映在 *крутой* 的辭典意義上：*крутой*—「果斷、快速的，甚而製造強烈的印象」：(*крутой парень, книга, музыка*)¹³。

當隱喻轉義時，密集性區分義子確實作用在每個詞彙語義變體上，此種區分義子指出高強度的特徵：「非常」、「劇烈的」、「果斷的」、「強烈的」、「強力的顯示、作用」，這些義子概括地組成新詞義的所指物，樹立鮮明的表情性並形成詞位的評價意義。

「語義的擴散性 (диффузность)、「語義的多義性或更明確的彈性、伸展性」¹⁴廣泛地運用在 *крутой* 的派生詞上，如：*круто, крутизна, крутость*。此外，據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及 Е. А. Земская 所述英文俚語 *tough* (難搞)，*cool* (酷、炫) 相當程度地影響了 *крутой* 的出現及普遍使用¹⁵。

語義的擴散性也表現在語義新詞 *обвал* 及 *обвальный* 的形成上，其中 *обвальный* 有更高的使用頻率，如：*обвальное падение курса рубля* (盧布匯率暴跌)，*обвальная приватизация* (崩解的私有化)。

обвал 原義有二：(1) 崩塌、塌陷；(2) 山崩、坍方。現今經常使用的意義為：「急遽而快速的惡化，導致危機的狀態」，*обвал* 轉義的出現是其原詞義之區分義子「跌落」、「巨塊」作用的結果。原詞義的內涵義子有轉換成新詞義的區分義子「快速的」、「急遽的」、「大規模的」。

有關 *обвал* 一詞的使用，已成為普遍而流行的詞彙，索忍尼辛於一九九八年於莫斯科出版的書：“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崩塌中的俄羅斯》) 即使用該詞彙。

此外，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認為，語義新詞 *обвал* 及 *обвальный* 的產生與英文政治術語 *landslide* 的影響有關：“По словам сенатора Бейкера... если выборы в Белый дом

¹³ 該詞義已收錄在 Ожегов С. И. и Шведова Н. 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98. С. 310.

¹⁴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овой вкус эпохи. Из наблюдений над речев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масс-медиа*. СПб., 1999. С. 133.

¹⁵ 詳見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Русские не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1992. № 5. С. 61; Земская Е. А. *А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лов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онца XX столетия (1985-1995)*. М. 1996. С. 97.

ознаменовались "лэндслайдом" (по-русски "обвал",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ермин, означающий сокрушительную победу или поражение), то выборы в конгресс был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ем" [Изв., 17.1.93]¹⁶.

由此可見，上述 обвал 與 крутой 除了經由語義派生而成外，亦可視為是由英文詞彙仿照 (калькирование) 的結果。

由隱喻化及擴大詞義所形成去術語化 (детерминологизация) 的詞彙單位，共同組成一組語義派生詞。具有形象聯想的內在形式、類似的功能重要性，使研究這種詞位是形象隱喻轉移的結果成爲可能；語義大小的改變朝向由種→屬 (вид→род)，因此證明其爲原詞義的擴大，例如：камуфляж (камуфлировать) 原義爲軍事用語，指「迷彩偽裝」，新詞義則爲「隱藏真相、偽裝」，隱喻義的發生是原詞義之區分義子「偽裝」、「輪廓變形」在新義中歸納到屬的 (родовые) 義子「隱藏真相」、「欺騙的行爲」作用的結果。

同樣屬於去術語化之擴大隱喻義的詞彙有：

- 1) 醫藥術語：инфекция — 「感染」→「散播有某種不良後果的事物」，допинг (допинговый) — 「興奮劑」→「刺激創作的積極性」；
- 2) 技術術語：демонтаж (демонтировать) — 「拆除、拆卸」→「毀滅或根本改造社會結構、政府管理系統等」；
- 3) 化學術語：катализатор — 「催化劑」→「某種過程的加速器」；
- 4) 財政術語：девальвация — 「貨幣貶值」→「喪失自己的意義，變得不重要」。

表情隱喻最初在語言中出現，是爲了表達說話者對事物及現實現象的情感評價關係，在隨著時間規律地使用過程中，通常會失去自己的評價性及形象化。這是取決於表情意義習慣使用的頻率，意義的特性等。詞彙若對操該語言者已成爲習慣，則稱名的功能就成爲主要的，而評價形象的意義就變爲次要的。

趨向於脫去評價形象意義可見於一系列具有共同起源的表情新詞位：

- 1) тene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бизнес) — 「非法地下經濟、生產、服務活動 (如：毒品、槍械、

¹⁶ 詳見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Указ. соч. 1999. С. 180-182.

賭博等)」；

2) горячая линия (телефона) — 「電話熱線（通常是媒體爲了吸引輿論討論某個社會問題，而與某人士的對話）」；

3) горячие деньги — 「熱錢（指人民擁有的錢必須花費，以避免因經濟不穩定而貶值）」。

前述具擴大隱喻義的去術語化新詞也具有脫去鮮明的形象化、情緒性的特點，如：допинг, демонтаж。

充滿表情的詞彙不僅用於政論語體中，口語語體中也常見。口語語體是語言中特別的一種語體，具有非正式性、交際不拘束、自發性等特點；這些特點決定口語提高表達情感方法的潛力。高度的情緒性及主觀評價證實口語語體的不受拘束及情緒性；表達帶情感關係的主觀性、必須性、鮮明的形象性創造了各種口語語體的表情性。

Е. А. Земская 認爲高度的表情性是口語的典型特點¹⁷。口語特質的表情隱喻是在顏色、形狀、事物大小之類似，以及功能特徵聯想類似等共同印象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作爲隱喻轉義的內在形式，愈不尋常的特徵，創造出的形象愈鮮明，新義愈富有表情，例如：

1) канарейка — 「金絲雀」→「黃底藍條紋的警車」；

2) заруливать — 「滑入」→「順路走到」；

3) горбатиться — 「彎著腰」→「多而困難地工作」。

以隱喻爲基礎對比的不尋常性、非傳統性經常賦予富形象的新詞義戲謔、嘲諷的色彩，如：

1) удавка — 「繩套」→「領帶」（戲謔用語）；

2) аэродром — 「機場」→「男性寬沿鴨舌帽」（戲謔—諷刺用語）；

3) хрусталь — 「水晶玻璃」→「玻璃器皿」（諷刺用語）。

行動質量與數量的描述表現在密集性義子：「慌亂的」、「積極的」、「快速的」、「劇烈的」中，創造了下列口語用法中隱喻性動詞的鮮明表情：

1) крутиться — 「轉動」→「忙忙碌碌、忙個不停」： "А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не хочет **крутиться**,

¹⁷ Земская Е. А.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и проблемы обучения*. М., 1987. С. 125.

то пусть так и живет." [Аиф., № 47.11.98,2] ;

2) махнуть — 「揮動」 → 「快速而輕易的完成」；

3) выхватить — 「奪走」 → 「快速環顧四周，注意到...」。

作用於口語語體的隱喻義之中，有些詞彙單位表現出獨特的形象，如：карман, хребет，這些詞彙在新詞義中形容詞化，且具有相關意義，使用於與其他名詞相結合，帶前置詞“с”的第五格形式：

1) с карманом — 「富有的」："Новые русские"—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люди "с карманом", который никогда не пустеет... это люли "с вызовом времени" (Аиф. № 33.8.96.2) ;

2) с хребтом — 「性格堅強的、精力充沛的」。

上述 карман, хребет 是在換喻基礎上的隱喻轉移形成的新形容詞詞義，也就是說換喻化是形成隱喻新詞的中間階段。例如，衣物的部分（口袋）名稱轉移至穿著衣物的人（換喻模式：部分→整體），伴隨著 карман 原詞義的形象內涵義子「裝滿大量金錢」的具體化；此義子成為隱喻轉移的基礎，在相關新詞義中成為「富人」的象徵。с хребтом 也是循此模式形成，хребет（脊椎）的內涵義子「結實的」、「堅硬的」，在 человек с хребтом 相關意義中作為「精力充沛的人」的象徵。

在口語語體中行話詞語（жаргонизм）經常作為表情的工具，此種詞彙的主要特徵是現時性、非比尋常、非規範性及高度表情性。行話詞語通常是不長久的，一當行話喪失了基本的表情性，在語言中出現的頻率就會驟降，並由其他具有鮮明形象及表情性的新詞所取代。

行話的形成過程中，隱喻化的特徵通常是受制約的，但是直接或間接的轉移象徵總是會出現，如：

1) баграки 原義為「佃農」，新詞義為「雙親」，顯而易見的是隱喻轉移作用的義子是「大量工作的」；

2) тачка 原義為「獨輪手推車」，新詞義為「小轎車」，實現隱喻化是靠意義的「惡化」，有助於語義行話獲得某些輕視的色彩。

下列帶有鮮明形象性，特徵強烈的動詞亦具有行話色彩，如：

1) оттягиваться 原義為「被拉開，軍隊調開」，新詞義則是「遠離煩憂去放鬆休息」；

- 2) *косить* 原義為「割、使歪斜」新詞義有二，一是「以健康不佳為由逃避工作」，一是「假裝」；
- 3) *наехать* 原義為「撞上」，新詞義為「找碴」： "...если бы существовал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гарантии: что мафия не *наедет*, жулики не подожгут" [Аиф., № 47.11.98,2]。

誠如 Е. Ф. Петрищева 所言，行話完成跳離使用文語的功能，使用行話被評為有意疏忽文語，有意與文明人的言談社會對立，因此，他們大都具有負面的表現力¹⁸。然而，現今俄國社會行話的普遍使用，或許也算是「語言民主化」的展現。

五、結語

詞的新語義化有助於語言的進步，改變詞的語義結構亦可豐富詞彙的組成，語義發展的主要傾向於言語的多樣性、表情性；故以稱名為目的的語義新詞，無顯著的評價特質，稱名－認知隱喻中，以功能相似的隱喻為最能產的隱喻轉義。而經由表情隱喻形成之語義新詞則具有鮮明的表現功能，因此也有正面或負面的評價特質。

研究表情隱喻，其表情意義的創造方法是由三種語義成素（形象性、評價性、密集性）同時或個別作用而組成，例如：形象性義子鮮明地表現在 *империя* 及 *акварельный* 的詞義上，形象及評價性義子同時作用於 *гранд* 及 *циркач* 的新義上；而形象及密集性義子於 *крутой*, *обвальный*, *выхватить* 等的新詞義形成中占優勢。具有表情隱喻的語義新詞多被使用於政論語體、口語及行話中，也證明了這些交際領域所要凸顯的提高表達情緒的特色。

經由此一研究證實：隱喻除了在藝術創作修辭的領域有其重要性，在語言學研究的範疇中，也不可忽略其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¹⁸Петрищева Е. Ф.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 окрашенная лекс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84. С. 205.

參考書目

倪波、顧柏林主編，《俄語語義學》。上海：外語出版社，1995 年。

張會森，《九十年代俄語的變化與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функции метафоры. //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 лит. и языка. Т. 27. 1978. № 3.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типы языковой метафоры. // 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 лит. и языка. Т. 37. 1978. №4.

Гак В. Г. К проблеме общих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законов. // Общее и роман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 1972.

Гак В. Г. Метафора: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е и специфическое. // Метафора в языке и тексте. М., 1988.

Земская Е. А. А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лов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онца XX столетия (1985-1995). М. 1996.

Земская Е. А. 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и проблемы обучения. М., 1987.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Русские нерусские слова.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за рубежом. 1992. № 5.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овой вкус эпохи. Из наблюдений над речев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масс-медиа. СПб., 1999.

Лукьянова Н. А. Экспрессивная лексика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семантик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6.

Опарина Е. О.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метафора. // Метафора в языке и тексте. М., 1988.

Петрищева Е. Ф.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 окрашенная лекс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84.

Потебня А. А. Эстетика и поэтика: Сб. М., 1976.

Телия В. Н. Метафоризация и ее роль в создании языков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 Рол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фактора в языке: Язык и картина мира. М., 1988.

Телия В. Н. Механизмы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й окраски языковых единиц. //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языке: Языковые механизмы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сти. М. 1991.